

虚构世界中的真实

——元小说写作手法下的《卡通》

周慧雯 胡永辉 指导教师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元小说一反传统小说的叙事成规,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同时也探讨了文学虚构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介于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小说。本文根据元小说的文体特征,从叙事的碎片化、人物的虚拟化、意义的不确定三个层面对库弗的《卡通》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库弗的创作理念与创作意图。

【关键词】库弗;《卡通》;元小说;真实与虚构

本文所要介绍和分析的《卡通》创作于1987年,这篇短篇小说远离现实主义传统,库弗通过运用超现实的、虚幻的、荒诞的元素来消解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戏剧化的人物、碎片化的叙事、虚实结合的场景,给故事增添了不少荒诞的色彩。《卡通》以卡通人在卡通城撞到真人开篇,伤势不重的真人找来卡通警察处理这起交通事故,当真人和卡通警察到达事故现场后发现竟然已经来了一名真警察,随后故事并没有围绕着这起“撞人事件”继续深入,而是描写一系列看似毫无关联的荒唐事,故事最后以真人驾驶卡通车回到真实城,然后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竟然长出了一对卡通耳朵并且觉得自己仍有希望而告终。

1 元小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元小说在西方国家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是后现代主义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小说形式。拉里·麦卡弗里(Larry McCaffery)认为元小说是研究“虚构体系及其建造过程,叙述成规和叙述假定对现实的过滤和改变”的小说(1982: 5)。沃·帕特里夏(Waugh Patricia)认为,元小说“这种文学创作的自省性是为了质询文学虚构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写作还研究小说叙事的基本结构,探究虚构性文本之外世界的虚构性”(1984: 2-3)。英格·克里斯坦森(Inger Christensen)认为除了探讨小说本身的创作过程,作品还需体现作家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引发读者对小说背后寓意的思考,这样的小说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元小说(胡全生 2002: 31)。

为了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并且通过文本寄寓意予读者,元小说作家通常用矛盾、戏仿、短路、拼贴、碎片化、时空穿插、去中心化、不确定性、开放式结尾等一系列表现手法和叙述策略。在《卡通》中,库弗力图通过对传统文学线性叙事的颠覆,用碎片化、去中心化、不确定性、开放式结局等写作手法,使得读者意识到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从而对现实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有更多思考。

2 《卡通》中叙事的碎片化

有些元小说的作者尤其注重小说叙述过程的非连续性,喜欢将文本分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片段,然后再加以随意的蒙太奇式的画面组合,在组合中体现出构图意思来(江宁康 1994: 9)。因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元小说文本中,结构消失了,中心消失了,连续性被打破,碎片成了唯一的存在(李琳 2016: 27)。《卡通》就是运用碎片化结构和非线性情节,将卡通世界与现实世界交错糅合,形成了一个没有中心、没有主次、只由语言的碎片构成的充满不确定性却又引人入胜的整体。故事以卡通城的“撞人事件”为起始——“卡通人开着卡通车在驶往卡通城的路上撞倒了一个真人,因为卡通车是没有重量的,所以真人并无大碍,但真人仍然觉得

有必要去找一名警察来处理这起事故”(Robert Coover 2002: 539)。随后故事并没有围绕这起“交通肇事”展开进一步的叙述,转而描述了一只卡通狗,这只比卡通车还大的卡通狗一出现就追赶着卡通警察;随后又出现了一只真猫和一个卡通女人,真猫追着卡通狗,卡通女人又追着真猫。场面乱作一团,莫名其妙。最后这段混乱的闹剧以真猫被真警察射杀而暂时告终。《卡通》中库弗不断穿插荒诞离奇的话语体系,各种事件混乱不堪,打破小说叙事的连续性。“卡通女人朝真人眨了眨眼,然后将与她身体一样大的假胸取下送给真警察,真警察感激的捧着这份礼物,像是捧着一个可怕的秘密似的离开了现场。(Robert Coover 2002: 540)”至此“撞人事件”无疾而终。本应处理事故的真警察和卡通警察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场面反倒自他们的出现而变得一片混乱。“卡通女人依偎着巨大的卡通狗,卡通狗又返回来好奇地刨着真猫的尸体,嗅着真猫的私处,并感到一种莫名的焦虑”(Robert Coover 2002: 540)。随后故事又陷入了卡通狗打卡通车,卡通人怒打卡通狗、卡通女人、真人的混战。当卡通女人和卡通狗走后,怒气已消的卡通人捡起死猫,拿来卡通餐具,并邀请真人享用死猫晚餐,困惑的真人准备切死猫时,卡通餐具却都尖叫着或大笑着跑开了,死猫也滑落了。真人驾驶卡通车回到真实城,莫名回想起学生时代手执真尺训斥自己的卡通老师。回到家中的真人,想将自己这一天的荒诞经历诉与妻子,却不料妻子竟已悉知,并说自己与卡通人共处一天。最后,困惑不已的真人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长出了一对卡通耳朵,感觉重拾希望。整篇故事看起来是由一个个片段组成,片段与片段之间是交叉进行的,没有任何提示词表明事件的转折和场景的变幻,没有线性的叙述结构,缺乏逻辑关系,呈明显的碎片化。真人与卡通人在卡通城共处一天;真人妻子与卡通人在真实城共处一天,真假虚实无从辨别,从各种毫无规律可言,有时又相互矛盾的碎片之间读者一时难以从中找到明晰的线索来判断作品的实际意义。

库弗认为小说家的另一个身份是“虚构制造者”：“我相信世界本身就由虚构构成,虚构制造者的作用就是建立更好的虚构以改进人们对现实的看法”(Gado Frank 1973: 149)。相较于传统小说有明确的时空界限和因果联系,元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并不仅仅在于构造一个逻辑严密的完整故事,而是凭借虚构的文学叙事表达哲理性认知,因而在时空变化呈现任意性。这则故事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但是作者想通过文本告诉读者,真正的现实就是故事中所呈现的碎片化,碎片与碎片之间各不相关,缺乏事件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体现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故事的结尾,回到真实城的卡通人发现现实世界也充斥着卡通元素,而且自己也变成了合成人,库弗似乎暗示人们将从虚幻回归现实,又从现实回归虚幻,真实与虚构在不再有清晰的界限,

虚构中体现真实, 真实中包含虚构。

3 《卡通》中人物的虚幻化

二战后, 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内心的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感充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人们的精神也处于一种迷失状态。传统的文学叙事形式已经无法反映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 后现代主义小说应运而生。与传统小说创作相比较, 后现代时期的作家大多对人物命名采取轻视态度, 这时的“名”已经失去了其本该具有的所指功能, 只是作为一种能指符号而存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 “小说里被逐渐废弃的正是人物, 而不再写的正是专用名字”(2000: 21)。人物的“失名”化有意地消解了文本中人物的主体性。主体的消解也成为后现代主义时期元小说的特点之一。人物的名字都难以确定, 主体性更是无从说起。《卡通》中的人物众多, 包括卡通人、真人、卡通警察、真警察、卡通女人、真猫、真人妻子、卡通老师, 库弗都没有给他们冠以确切的姓名, 只用“卡通”、“真实”、“半真实”来进行简单的区分。“这种无名的状态无法赋予人物具体的性格和内涵, 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因而人物只能处于“角色”或“符号”的地位。在叙述文本中作为语言符号而存在的人物, 异化于迷宫般的虚构文本或碎片化的现实生活之中”(段建军、尹小玲2004: 115)。

除了人物的“失名”, 故事中无论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没有外貌、年龄、性格的叙述, 对他们的相关背景也一无所知, 人物外在形象和心理内涵变得难以捉摸。“真警察也不是完完全全的‘真’, 他长着一双卡通眼睛, 从眼窝里直直地伸了出来……卡通女人也不是纯粹的‘卡通’, 她的嘴巴是真实的, 就连真人最后也变成了长着卡通耳朵的半真人”(Robert Coover 2002: 540)。无论是卡通世界的人还是真实世界里的人, 他们都带有虚构和现实相结合的双重元素。阿莱达·福凯马(Aleid Fokkema)认为: “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 人物不再有血有肉, 而是变成了一种符号, 人物显现平面化, 从文中一闪而过, 让读者不足以抓住实质的东西”(1991: 60)。“卡通女人的一对乳房几乎和她本人一样大, 而且可以不断地变换成撅起的嘴唇、滴水的龙头、红绿灯、手指……她将自己的胸部取下送给了真警察, 真警察紧紧抓着这个礼物, 像是捧着个可怕的秘密, 他的眼睛也缩回了他的头骨深处”(Robert Coover 2002: 539)。由此可见, 库弗笔下的人物充满着变化性、虚幻性、破碎性和不确定性, 人物已经不再是完整的实体, 读者很难对其中的人物建立起清晰的印象, 其主体性早已不存在。

4 《卡通》中意义的不确定

元小说用一种游戏的态度, 将文学虚构的不确定性和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相互串联, 在表明文学叙事的虚构性时, 也表明了由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世界的虚构性从而进一步探讨了文学虚构和人类的关系, 以及文学虚构之外的世界的虚构性。这种创作形式使得文本与读者间保持一定的疏离感, 读者难以确定文本所传达的确切意义。

《卡通》中库弗采用矛盾手法体现了创作中的文字游戏, 使文本呈现二元对立的元素。矛盾是指文本中是非、虚实等二元对立的并存, 矛盾手法是元小说作家揭示文学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人为虚构性的常用手法(Gass William 1970: 104)。

真人从卡通城回到真实城的家中, 想将自己这一天的经历讲给妻子听, 但是竟然看到妻子这一天都与卡通人呆在一起, 真实与虚构在这一时刻发生碰撞, 真真假假难以辨别, 一切都显得虚妄离奇、荒诞不经, 这种虚构和真实相互交织的描写, 以矛盾和悖论的方式展示了文本的虚构性。卡通城里的一切都为虚构, 真人在虚构中当然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但回到真实城后, 现实的陌生和荒诞, 依旧让他感到困惑无解, 仿佛世界只剩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库弗通过文字叙述将虚构与现实、卡通世界与现实世界交错杂糅, 没有明确的结局, 文本失去了确切的意义, 展现了一个冷漠、疏离、混乱的后现代社会, 如实揭示了小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 留给读者巨大的解读空间来体会文学叙事的多种可能性。经历了一连串荒诞离奇的事, 故事中有个发人深省的情节: 在故事的开头, 真人被卡通人撞倒, 但并未受伤的情况下, 他依然觉得需要找警察来处理一下这起事故。但在警察到现场后, 卡通警察是无所作为, 但真人警察竟然不分黑白, 要将受害者一真人一带走。在警察走后, 真人莫名其妙地被卡通人用拳头打了一顿, 此时, 真人没有再想找警察处理这起打人事件。至此, 真人所信赖的法制体系崩塌了。“真人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长出的一对卡通耳朵, 就像是蝴蝶的翅膀, 他感觉自己重拾希望”(Robert Coover 2002: 541), 笔者认为故事中真人这一形象暗示着在现代社会中无法找到合适虚构体系让自己的存在显得合理的人们。面对生活中的困惑, 真人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但他又没能建立起一个新的、有序的、可控的体系来找到自己的位置。真人之前所信赖的体系崩塌了, 自身存在的意义也无处寻觅。最后, 他不得不屈服, 将困惑扔到无可理喻的荒谬之中。这也表明真人精神的瓦解。同时这一形象也影射了在现实世界中如同真人一般显得无所适从的人们, 他们陷入困境得不到解脱, 却又渴望获得认同感、归属感, 最后他们像真人一样选择让生命陷入空虚、混乱、虚无的之中, 以保持内心的安宁。

5 结论

元小说颠覆以往传统文学的体裁和叙述成规, 用碎片化、非线性叙述、时空跨越、矛盾等典型的元小说创作手法表现出文学创作的多重选择性。《卡通》这则故事看上去杂乱无章, 然而传统小说的线性叙述、逻辑关系、完整情节都是作者基于现实碎片的基础上虚构创造而来, 现实就如故事中所展现出的碎片化, 其意义难以解释。这体现了库弗对文学创作独到见解和自我反思性, 在反思传统文学成规同时, 也意在激发读者对文学虚构与现实碎片化、不确定性的反思。

参考文献:

- [1] 段建军, 尹小玲. 主体的消解——从“失名”透析我国新时期小说的后现代性[J]. 人文杂志, 2004 (03): 114-117.
- [2] 江宁康. 元小说: 作者和文本的对话[J]. 外国文学评论, 1994 (03): 5-12.
- [3] 胡全生. 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4] 李琳. 罗伯特·库弗的元小说创作[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 [5] 屠友祥. 罗兰·巴特. S/Z[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